

讀文劄記

新修



063884

D01+139
6694=2
2

讀文劄記

吳 晗

MS06/05



美院图书馆 B0027725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读 史 翱 记

吴 晦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香港分店：域多利皇后街9号

广东粤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375印张 260,000字

1956年2月第1版 1979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

印数 12,301—62,300

书号 11002·73 定价 1.10 元

目 次

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.....	1
朝鮮李朝實錄中之李滿住.....	39
王茂蔭與咸豐時代的幣制改革.....	65
明代的軍兵.....	92
投下考.....	142
記明實錄.....	156
明教與大明帝國.....	235
元代之鈔法.....	271
記大明通行寶鈔.....	303
明初的學校.....	317
“社會賢達”錢牧齋.....	342
後記.....	359

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

要知道金瓶梅這部書的社會背景，我們不能不先考定它的產生時代。同時，要考定它的產生時代，我們不能不把一切關於金瓶梅的附會傳說肅清，還它一個本來面目。

金瓶梅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，所集中描寫的是作者所處時代的市井社會的侈靡淫蕩的生活。它的細緻生動的白描技術和汪洋恣肆的氣勢，在未有刻本以前，即已為當時的文人學士所歎賞驚詫。但因為作者敢對於性生活作無忌憚的大胆的敘述，便使社會上一般假道學先生感覺到逼脅而予以摈斥，甚至怕把它刻板行世會有墮落地獄的危險，但終之不能不佩服它的藝術的成就。另一方面一般神經過敏的人又自作聰明地替它解脫，以為這書是“別有寄託”，替它捏造成一串可歌可泣悲壯淒烈的故事。

無論批評者的觀點怎樣，金瓶梅的作者，三百年來却都一致公認為王世貞而無異辭。他們的根據是：

- (1) 沈德符的話：說這書是嘉靖中某大名士做的。這一位某先生，經過幾度的附會，就被指實為王世貞。
- (2) 因為書中所寫的蔡京父子，相當於當時的嚴嵩父子。王家和嚴家有仇，所以王世貞寫這部書的目的是(甲)報仇，(乙)諷刺。
- (3) 是據本書的藝術和才氣立論的。他們先有了一個“苦孝說”的主觀之見，以為像這樣的作品非王世貞不能寫。

現在我們不管這些理由是否合理，且把他們所樂道的故事審查一下，看是王世貞作的不是。

一 金瓶梅的故事

金瓶梅的作者雖然已被一般道學家肯定爲王世貞（他們以爲這樣一來，會使讀者饒恕它的“猥褻”描寫），但是他爲什麼要寫這書？書中的對象是誰？却衆說紛紜，把它歸納起來不外是：

甲、復仇說 對象（1）嚴世蕃

（2）唐順之

乙、諷刺說 對象——嚴氏父子

爲什麼金瓶梅會和唐順之發生關係呢？這裏面又包含着另外一個故事——清明上河圖的故事。

一 清明上河圖和唐荊川

寒花盦隨筆：

“‘世傳金瓶梅一書爲王弇州（世貞）先生手筆，用以譏嚴世蕃者。書中西門慶即世蕃之化身，世蕃亦名慶，西門亦名慶，世蕃號東樓此書即以西門對之。’或謂此書爲一孝子所作，所以復其父仇者。蓋孝子所識一巨公實殺孝子父，圖報累累皆不濟。後忽偵知巨公觀書時必以指染沫，翻其書葉。孝子乃以三年之力，經營此書。書成黏毒藥於紙角，覬巨公外出時，使人持書叫賣於市曰天下第一奇書，巨公於車中聞之，即索觀，車行及其第，書已觀訖，噴噴歎賞，呼賣者問其值，賣者竟不見，巨公頓悟爲所算，急自營救已不及，毒發遂死。’今按二說皆是，孝子即鳳洲（世貞

號)也，巨公爲唐荆川(順之)，鳳洲之父忬死於嚴氏，實荆川贊之也。姚平仲綱鑑要載殺巡撫王忬事，注謂‘忬有古畫，嚴嵩索之，忬不與，易以摹本。有識畫者爲辨其贗。嵩怒，誣以失誤軍機殺之。’但未記識畫人姓名，有知其事者謂識畫人即荆川，古畫者清明上河圖也。”

“鳳洲既抱終天之恨，誓有以報荆川，數遣人往刺之，荆川防護甚備。一夜，讀書靜室，有客自後握其髮將加刃，荆川曰：‘余不逃死，然須留遺書囑家人。’其人立以俟，荆川書數行，筆頭脫落，以管就燭，佯爲治筆，管即毒弩，火熱機發，鏃貫刺客喉而斃。鳳洲大失望！”

後遇於朝房，荆川曰：‘不見鳳洲久，必有所著。’答以金瓶梅，實鳳洲無所撰，姑以誑語應耳。荆川索之急，鳳洲歸，廣召梓工，旋撰旋刊，以毒水濡墨刷印，奉之荆川。荆川閱書甚急，墨濃紙黏，卒不可揭，乃屢以紙潤口津揭書，書盡毒發而死。

或傳此書爲毒死東樓者。不知東樓自正法，毒死者實荆川也。彼謂以三年之力成書，及巨公索觀於車中云云，又傳聞異詞耳。”

這是說王忬進贗畫於嚴嵩，爲唐順之識破，致陷忬於法。世貞圖報仇，進金瓶梅毒死順之。劉廷璣的在園雜誌也提到此事，不過把清明上河圖換成輞川真蹟，把識畫人換成湯裱褙，並且說明順之先和王忬有宿怨。他說：

“明太倉王思質(忬)家藏右丞所寫輞川真蹟，嚴世蕃聞而索之。思質愛惜世寶，予以撫本。世蕃之裱工湯姓者，向在思質門下，曾識此圖，因於世蕃前陳其真贗，世蕃銜之而未發也。會思質總督薊遼軍務，武進唐應德順之以兵部郎官奉命巡邊，嚴嵩觴之

內閣，微有不滿思質之言，應德領之。至思質軍，欲行軍中馳道，思質以已兼兵部堂銜難之，應德怫然，遂參思質軍政廢弛，虛糜國帑，累々數千言。先以橐呈世蕃，世蕃從中主持之，逮思質至京棄市。”

到了清人的缺名筆記又把這故事變動一下：

“金瓶梅爲舊說部中四大奇書之一，相傳出王世貞手，爲報復嚴氏之督亢圖。或謂係唐荆川事。荆川任江右巡撫時有所周納，獄成，罹大辟以死。其子百計求報，而不得聞。會荆川解職歸，偏閱奇書，漸歎觀止。乃急草此書，瀆砒於紙以進，蓋審知荆川讀書時必逐葉用紙黏舌，以次披覽也。荆川得書後，覽一夜而畢，驀覺舌木強澁，鏡之黑矣。心知被毒；呼其子曰：‘人將謀我，我死，非至親不得入吾室。’逾時遂卒。

旋有白衣冠者呼天搶地以至，蒲伏于其子之前，謂曾受大恩於荆川，願及未蓋棺前一親其顏色。鑒其誠許之入，伏尸而哭，哭已再拜而出。及殮則一臂不知所往，始悟來者即著書之人，因其父受縗首之辱，進酇不足，更殘其支體以爲報也。”

二 湯棟禍

識畫人在另一傳說中，又變成非大儒名臣的當時著名裝潢家湯棟。這一說最早要算沈德符的野獲編，他和世貞同一時代，他的祖、父又都和王家世交，所以後人都偏重這一說。野獲編補遺卷二僞畫致禍：

“嚴分宜（嵩）勢熾時，以諸珍寶盈溢，遂及書畫骨董雅事。時鄖懋卿以總鹺使江淮，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，各承奉意旨，蒐取古玩，不遺餘力。時傳聞有清明上河圖手卷，宋張擇端

畫，在故相王文恪（鏊）胄君家，其家鉅萬，難以阿堵動。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，湯以善裝潢知名，客嚴門下，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，乃說王購之。王時鎮薊門，即命湯善價求市，既不可得，遂囑蘇人黃彪摹真本應命，黃亦畫家高手也。

嚴氏既得此卷，珍爲異寶，用以爲諸畫壓卷，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。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，直發爲贗本。嚴世蕃大慚怒，頓恨中丞，謂有意給之，禍本自此成。或云即湯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，不知然否？”

這一說是清明上河圖本非王忬家物，由湯裱褙託王忬想法不成功，才用摹本代替，末了還是湯裱褙自發其覆。顧公燮《消夏閑記》摘抄作金瓶梅緣起王鳳洲報父仇一則即根據此說加詳，不過又把王鏊家藏一節改成王忬家藏，把嚴氏致敗之由，附會爲世蕃病足，把金瓶梅的著作目的改爲譏刺嚴氏了：

“太倉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圖，化工之筆也。嚴世蕃強索之，忬不忍舍，乃覓名手摹贗者以獻。先是忬巡撫兩浙，遇裱工湯姓流落不偶，攜之歸，裝潢書畫，旋薦之世蕃。當獻畫時，湯在側謂世蕃曰：‘此圖某所目覩，是卷非真者，試觀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，即此便知其僞矣。’世蕃恚甚，而亦鄙湯之爲人，不復重用。

會俺答入寇大同，忬方總督薊遼，鄆懋卿嗾御史方輅劾忬禦邊無術，遂見殺。後范長白公允臨作一捧雪傳奇，改名爲莫懷古，蓋戒人勿懷古董也。

忬子鳳洲（世貞）痛父冤死，圖報無由。一日偶謁世蕃，世蕃問坊間有好看小說否？答曰有，又問何名，倉卒之間，鳳洲見金瓶中供梅，遂以金瓶梅答之，但字跡漫滅，容鈔正送覽。退而構思數日，借水滸傳西門慶故事爲藍本，緣世蕃居西門，乳名慶，暗譏其

閨門淫放，而世蕃不知，觀之大悅。把玩不置。

相傳世蕃最喜修腳，鳳洲重賂修工，乘世蕃嵩心閱書，故意微傷脚迹，陰擦爛藥，後漸潰腐，不能入直，獨其父嵩在閣，年衰遲鈍，票本批擬，不稱上旨，寵日以衰。御史鄒應龍等乘機劾奏，以至於敗。”

徐樹丕的識小錄又以爲湯裱褙之證畫爲僞，係受賄不及之故，把張擇端的時代由宋升至唐代，畫的內容也改爲汴人擲骰：

“湯裱褙善鑑古，人以古玩賂嚴世蕃必先賄之，世蕃令辨其真僞，其得賄者必曰真也。吳中一都御史偶得唐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臨本饋世蕃而賄不及湯。湯直言其僞，世蕃大怒，後御史竟陷大辟。而湯則先以誑謠遣戍矣。

余聞之先人曰清明上河圖皆寸馬豆人，中有四人樗蒲，五子皆六而一猶旋轉，其人張口呼六，湯裱褙曰：‘汴人呼六當撮口，而今張口是採閩音也。’以是識其僞。此與東坡所說略同，疑好事者僞爲之。近有一捧雪傳奇亦此類也，特甚世蕃之惡耳。”

三 况叔祺及其他

梁章矩浪跡叢談記此事引王襄廣彙之說，即本識小錄所載，所異的是不把識畫人的名字標出，他又以爲王忬之致禍是由於一詩一畫：

“王襄廣彙：‘嚴世蕃常索古畫於王忬，云值千金，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。乃有精於識畫者往來忬家有所求，世貞斥之。其人知忬所獻畫非真蹟也，密以語世蕃。會大同有虜警，巡按方輅劾忬失機，世蕃遂告嵩票本論死。’

又孫之驥二申野錄注：‘後世蕃受刑，弇州兄弟贖得其一體，熟而薦之父靈，大慟，兩人對食，畢而後已。詩畫貽禍，一至於

此，又有小人交構其間，釀成尤烈也。’

按所云詩者謂楊椒山(繼盛)死，弇州以詩弔之，刑部員外郎況叔祺錄以示嵩，所云畫者即清明上河圖也。”

綜合以上諸說，歸納起來是：

(1) 金瓶梅爲王世貞作，用意(甲)譏刺嚴氏；(乙)作對嚴氏復仇的督亢圖；(丙)對荆川復仇。

(2) 唐荆川譖殺王忬，忬子世貞作金瓶梅，荆川於車中閱之中毒卒。

(3) 世貞先行刺荆川不遂，後荆川向其索書，遂撰金瓶梅以毒之。

(4) 唐王結怨之由是荆川識清明上河圖爲僞，以致王忬被刑。

(5) 金瓶梅爲某孝子報父仇作，荆川因以被毒。

(6) 湯袞辨識王忬所獻荆川真蹟爲僞，唐順之行邊與王忬忤，兩事交攻，王忬以死。

(7) 清明上河圖爲王鑒家物，世蕃門客湯臣求之不遂，託王忬想法也不成功，王忬只得拿摹本應命，湯袞又自發其覆，遂肇大禍。

(8) 嚴世蕃強索清明上河圖於王忬，忬以贗本獻，爲舊所提攜湯姓者識破。

(9) 世蕃向世貞索小說，世貞撰金瓶梅以譏其閨門淫放，而世蕃不知。

(10) 世貞賂修工爛世蕃脚，不能入直，嚴氏因敗。

(11) 王忬獻畫於世蕃，而賂不及湯袞，因被指爲僞，致陷大辟。

(12) 王忬致禍之由爲清明上河圖及世貞弔楊繼盛詩觸怒嚴氏。

以上一些五花八門的故事，看起來似乎很多，其實包含着兩個有聯系的故事——清明上河圖和金瓶梅。

二 王忬的被殺與清明上河圖

按明史卷二〇四王忬傳“嘉靖三十六年（公元一五五七）部臣言薊鎮額兵多缺宜察補。乃遣郎中唐順之往覈。還奏額兵九萬有奇，今惟五萬七千，又皆羸老，忬與……等俱宜按治。……三十八年二月把都兒辛愛數部屯會州挾朵顏爲鄉導……由潘家口入渡灤河，……京師大震。御史王漸方輅遂劾忬及……罪，帝大怒……切責忬令停俸自効。至五月輅復劾忬失策者三，可罪者四，遂命逮忬及……下詔獄……明年冬竟死西市。忬才本通敏，其驟拜都御史及屢更督撫也，皆帝特簡，所建請無不從。爲總督數以敗聞，由是漸失寵。旣有言不練主兵者帝益大恚，謂忬怠事負我。嵩雅不悅忬，而忬子世貞復用口語積失歡於嵩子世蕃，嚴氏客又數以世貞家瑣事構於嵩父子，楊繼盛之死，世貞又經紀其喪，嵩父子大恨，灤河變聞，遂得行其計。”

當事急時，世貞“與弟世懋日蒲伏嵩門涕泣求貸，嵩陰持忬獄，而時爲謾語以寬之。兩人又日囚服跪道旁遮諸貴人與搏頰請救，諸貴人畏嵩，不敢言。”（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貞傳）

王忬死後，一般人有說他“死非其罪”的，也有人說他是“於法應誅”的，他的功罪我們姑且不管，要之，他之死於嚴氏父子之手，却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。

我們要判斷以上所紀述的故事是否可靠，第一我們先要研求王忬和嚴氏父子結仇的因素，關於這一點最好拿王世貞自己的話來說明。

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三上太傅李公書：

“……至於嚴氏所以切齒於先人者有三：其一乙卯冬仲芳兄

(楊繼盛)且論報，世貞不自揣，托所知向嚴氏解救不遂，已見其嫂代死疏辭懇，少爲筆削。就義之後，躬親含殮，經紀其喪。爲奸人某某(按即指况叔祺)文飾以媚嚴氏。先人聞報，彈指唾罵，亦爲所調。其二楊某爲嚴氏報讐曲殺沈鍊，奸罪萬狀，先人以比壤之故，心不能平，間有指斥。渠誤謂青瑣之抨，先人預力，必欲報之而後已。其三嚴氏與今元老相公(徐階)方水火，時先人偶辱見收葭莩之末。渠復大疑有所乘就，奸人從中構牢不可解。以故練兵一事，於擬票內一則曰大不如前，一則曰一卒不練，所以陰奪先帝(嘉靖帝)之心而中傷先人者深矣。預報賊耗則曰王某恐嚇朝廷，多費軍餉。虜賊既退，則曰將士欲戰，王某不肯。茲謗既騰，雖使曾參爲子，慈母有不投杼者哉！”

以上三個原因(1)關於楊繼盛；(2)關於沈鍊；(3)關於徐階。都看不出有什麼書畫肇禍之說。試再到旁的地方找去，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貞傳說：

“奸人閻姓者犯法，匿錦衣都督陸炳家，世貞搜得之。炳介嚴嵩以請，不許。楊繼盛下吏，時進湯藥。其妻訟夫冤，爲代草。既死，復棺殮之。嵩大恨。吏部兩擬提學，皆不用。用爲青州兵備副使。父忬以灤河失事，嵩構之論死。”

沈德符野獲編卷八嚴相處王弇州：

“王弇州爲曹郎，故與分宜父子善。然第因乃翁思質(忬)方總督薊遼，姑示密以防其忮，而心甚薄之。每與嚴世蕃宴飲，輒出惡謔侮之，已不能堪。會王弟敬美繼登第，分宜呼諸孫切責以‘不克負荷’訶誚之，世蕃益恨望，日譖於父前，分宜遂欲以長史處之，賴徐華亭(階)力救得免，弇州德之入骨。後分宜因唐荆川閩邊之疏譏切思質，再入鄢劍泉(懋卿)之贊決，遂置思質重辟。”

這是說王忬之得禍，是由於世貞之不肯趨奉嚴氏，和譴毒世蕃，可用以和明史相印證。所謂惡譴，丁元薦西山日記曾載有一則：

“王元美先生善譴，一日與分宜胄子飲，客不任酒，胄子即舉杯虐之，至淋漓巾幘。先生以巨觥代客報世蕃，世蕃辭以傷風不勝杯杓，先生難以諉諧曰：‘爹居相位，怎說出傷風？’旁觀者快之。”

也和清明上河圖之說渺不相涉。

現在我們來推究清明上河圖的內容和它的流傳經過，考察它為什麼會和王家發生關係，衍成如此一連串故事的由來。

清明上河圖到底是一幅怎樣的畫呢？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九題清明上河圖一詩描寫得很清楚詳細：

“宋家汴都全盛時，四方玉帛梯航隨，清明上河俗所尚，頃城士女攜童兒。城中萬屋聳甍起，百貨千商集成蟻，花棚柳市圍春風，霧閣雲窗粲朝綺。芳原細草飛輕塵，馳者若飈行若雲，紅橋影落浪花裏，捩舵撇篷俱有神。笙聲在樓遊在野，亦有驅牛種田者，眼中苦樂各有情，縱使丹青未堪寫！翰林畫史張擇端，研硃吮墨鏤心肝，細窮毫髮夥千萬，直與造化爭雕鏤。圖成進入緝熙殿，御筆題籤標卷面，天津一夜杜鵑啼，倏忽春光幾回變。朔風捲地天雨沙，此圖此景復誰家？家藏私印屢易主，贏得風流後代誇。姓名不入宣和譜，翰墨流傳藉吾祖，獨從憂樂感興衰，空弔環州一抔土！豐亨豫大紛彼徒，當時誰進流民圖？乾坤頽仰意不極，世事榮枯無代無！”

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八五記清明上河圖卷：

“嘉禾譚梁生攜清明上河圖過長安邸中，云此張擇端真本也。……此卷向在李長沙家，流傳吳中，卒爲袁州所鉤致，袁州籍

沒後已歸御府，今何自復流傳人間？書之以求正於博雅君子。天啓二年壬戌五月晦日。”

按長沙即李東陽，袁州即嚴嵩。據此可知這圖的收藏經過是：

- (1) 李東陽家藏；
- (2) 流傳吳中；
- (3) 歸嚴氏；
- (4) 籍沒入御府。

一百年中流離南北，換了四個主人，可惜不知道在吳中的收藏家是誰。推測當分宜籍沒時，官中必有簿錄，因此翻出勝朝遺事所收的文嘉鈴山堂書畫記，果然有詳細的記載，在名畫部宋有：

張擇端清明上河圖。

“圖藏宜興徐文靖（徐溥）家，後歸西涯李氏（東陽），李歸陳湖陸氏，陸氏子負官緡，質於崑山顧氏，有人以一千二百金得之。然所畫皆舟車城郭橋梁市廬之景，亦宋之尋常畫耳，無高古氣也。”

按田藝蘅留青日札嚴嵩條記嘉靖四十四年八月抄沒清單有：

“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冊軸，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金繡手卷冊共三千二百零一軸。內有……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……乃蘇州陸氏物，以千二百金購之，纔得其贗本，卒破數十家。其禍皆成於王彪湯九張四輩，可謂尤物害民。”

這一條紀載極關重要，它所告訴我們的是：

- (1) 清明上河圖乃蘇州陸氏物。
- (2) 其人以千二百金問購，纔得贗本，卒破數十家。
- (3) 諸家紀載中之湯裱褙或湯生行九，其同惡爲嚴氏鷹犬者有王彪張四諸人。

考陳湖距吳縣三十里，屬蘇州。田氏所記的蘇州陸氏當即爲文氏所記之陳湖陸氏無疑。第二點所指明的也和文氏所記吻合。由蘇州陸氏的淵源，據鈴山堂書畫記：“陸氏子負官緡，質於崑山顧氏。”兩書所說相同，當屬可信。所謂崑山顧氏，考崑新兩縣合志卷二〇顧夢圭傳：

“顧懋宏字靖甫，初名壽，一字茂儉，潛孫，夢圭子。十三補諸生，才高氣豪，以口過被禍下獄，事白而家壁立。依從父夢羽，蘄州官舍，用蘄籍再爲諸生。尋東還，遊太學，舉萬曆戊子鄉薦。授休寧教諭，遷南國子學錄，終莒州知州。自効免。築室東郊外，植楓數十株吟嘯以老。”

按夢圭爲嘉靖癸未（公元一五二三）進士，官至江西布政使。他家世代做官，爲崑山大族。其子懋宏十三補諸生。嘉靖四十一年（公元一五六二）五月嚴嵩事敗下獄，四十四年三月嚴世蕃伏誅，嚴氏當國時代恰和懋宏世代相當，由此可知傳中所謂“以口過被禍下獄，事白而家壁立”一段隱約的紀載，即指清明上河圖事，和文田兩家所記相合。

這樣，這圖的沿革可列成下表：

- (一) 宜興徐氏；
- (二) 西涯李氏；
- (三) 陳湖陸氏；
- (四) 崑山顧氏；
- (五) 袁州嚴氏；
- (六) 內府。

在上引的史料中，最可注意的是鈴山堂書畫記。因爲文嘉家和王世貞家是世交，他本人也是世貞好友之一。他在嘉靖四十四年（公元一

五六五)應何賓涯之召檢閱籍沒入官的嚴氏書畫，到隆慶二年(公元一五六八)整理所紀錄成功這一卷書。時世貞適新起用由河南按察副使擢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湖州。假如王氏果和此圖有關係，並有如此悲慘的故事包含在內，他決不應故沒不言！

在以上所引證的清明上河圖的經歷過程中，很顯明安插不下王忬或王世貞的一個位置。那末，這圖到底是怎樣才和王家在傳說中發生關係的呢？按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圖別本跋：

“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真贗本，余均獲寓目。真本人物舟車橋道宮室皆細於髮，而絕老勁有力，初落墨相家，尋籍入天府爲穆廟所愛，飾以丹青。

贗本乃吳人黃彪造，或云得擇端藁本加刪潤，然與真本殊不相類，而亦自工緻可念，所乏腕指間力耳，今在家弟(世懋)所。此卷以爲擇端藁本，似未見擇端本者。其所云於禁煙光景亦不似，第筆勢遞逸驚人，雖小籠率，要非近代人所能辦，蓋與擇端同時畫院祇候，各圖汴河之勝，而有甲乙者也。吾鄉好事人遂定爲真藁本，而謁彭孔嘉小楷，李文正公記，文徵仲蘇書，吳文定公跋，其張著楊準二跋，則壽承休承以小行代之，豈惟出藍！而最後王祿之陸子傅題字尤精楚。陸於逗漏處，毫髮貶駁殆盡，然不能斷其非擇端筆也。使畫家有黃長睿那得爾？”

其第二跋云：

“按擇端在宣政間不甚著，陶九疇纂圖繪寶鑑，搜括殆盡，而亦不載其人。昔人謂遜功帝以丹青自負，諸祇候有所畫，皆取上旨裁定。畫成進御，或少增損。上時時草創下諸祇候補景設色，皆稱御筆，以故不得自顯見。然是時馬賈周曾郭思郭信之流，亦不致泯然如擇端也。而清明上河一圖，歷四百年而大顯，至勞權